



黃陶菴曰高帝之於韓信未嘗親見其狀貌孰察其計畫以蕭何一言之故遂拜為將又不足而至天將此類見戲然卒用此得天下何也蓋帝不知信而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塵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許曰無

善行可推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

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

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

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豈

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

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膞膞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於是

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

仗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塵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

不妄而知信



陸云救後高靈其權未遇時行徑

之可用也圖天下者豈能人之耳目之哉得數人可信者足矣韓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其食王孫而進食豈謂報乎詳母怒信之意蓋謂其落魄至是雖自食且不能豈有富貴之日哉

但憐汝故食之若云相報知汝不能也後人誤者至謂漂母有眼當與黃石老人同類而稱則失太史意矣大抵太史公於英雄貧困失路無門之日必有極力摹寫極其孤憤如蘇秦張儀必自見笑于其妻陳涉見笑于耕

數以策于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徐廣曰敖典客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穎曰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

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塲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噁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音于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刳弊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

嘔音吁

拜大將

者陳平見笑于其嫂，點布見笑于時人。此類甚多，至漂母飯信而不望報，是以信為溝壑也。其意益深，痛不忍言。後信就封至楚，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不聞此母却之，則其非異人明矣。諸葛武侯出師表有奇師。

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誅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人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

陸云好一條出路

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當時。余嘗歎息其言，此潛龍之學也。人固有徒步取將相，提百萬眾，呼吸當風，而不全其性命者，如韓信未遇時，元歷數死，可食淮陰，則可以餓而死，少年侮之，則可以闖而死，亡楚歸漢，則可以

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旌旗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銚渡軍。徐廣曰：銚一作鉞。服虔曰：以木押縛罌，銚以渡岸，昭曰：以木為器如罌，銚以渡軍，無舡且尚密也。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徐廣曰：音余。駟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

定三秦

擊魏

擊趙代

亡國死軍

厥坐法在

其頭美焉

天幸過謀公

故得不死非

信之能自必

其不死也而

功成之後卒

以反死嗚呼

命性之于人

甚矣哉非大

賢亞龍其孰

能全之

龍且為楚將

陳平為骨龍

巨稱之以善

戰如懸布而

且能擊破布

計其人亦非

淺者囊

沙之戰且以

輕信被殺耳

使信威望素

高且有畏心

堅壁清野持

牢不戰信未

必不坐困也

秦人伐趙戒

士卒無得洩

武安君為將

者克殺趙括

坑士四十萬

有以夫

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

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

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

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

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

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

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

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

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聽來伐我不

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

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二千里止舍夜傳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

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葦音蔽依山自覆蔽誠曰

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

傳飧徐廣曰音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服虔曰立駐傳飧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飧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

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

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

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

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

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

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

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

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泝水上

陸去車

欲從路

間道此

兵不知

可不知

何云信所將非
信素所附循
也兵不為用
與驅市人同
耳戰國後
民猶習兵諸
將灌嬰等
之流百戰之
餘非真市人
也故背水而
陣得用之
若市人也
相擠而入水

耳鳥能使之
殊死戰乎不
可不察也教
野之事太公
背洹水向山
坂信學之也

徐廣曰
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
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
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
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
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
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
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
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
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
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
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

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
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
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
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鄣下李奇曰鄣音
臙今高邑是身死泜上今將
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
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褵衣甘
食傾耳以待命者如淳曰恐滅
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
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
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
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
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
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

陸云廣武
之計雖不
用而井陘
之險固在
也信戰
勝之後彼
退而據險
堅壁將屯
兵費糧
且中逐故
震之以旗
鼓誘之以
背水所以
致其空虛
爭利而後
拔幟之計
可行我得
舉而殲
其眾者皆
水之軍既
不可敗彼
即反而歸
登者孫子

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魏都賦曰看驛順時劉逵曰驛酒也北首燕路而

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

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

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

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

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

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

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

六月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

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上奪其印符以

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

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

漢將故漢王得
漢王得詐稱
使者入信軍
信軍編釋皆
必有証驗故
無以鎮之信
不實語也
漢使至韓信
齊王尚在楚
兵雖敗齊反
覆之國非王
不得不自立時
撫之破齊六
破趙立張耳
不得不自立時

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
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
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
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
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
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濟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
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
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
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
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
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
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

齊
陸
敗

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

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

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

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

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敗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

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

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

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

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

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

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

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

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

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

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

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

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

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

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

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

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

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

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

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

然龍且

自王

陸云讀者知高祖轉移其捷不知太史公用筆入神也他人不過

曰漢王怒良平諫許知如是而已

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
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
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
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
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
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對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
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
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還燦
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
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
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
能進者二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

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

張晏曰折劒敗也北奔北

敗滎陽傷成臯

張晏曰於成臯傷胸也臣

瓚曰謂軍折傷

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

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

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

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

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

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

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

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

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

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

殃願足下孰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

其林云先
云滎陽
蒯通後
通傳云
韓信語
以同姓名
而誤

其林云
容即期
字

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廩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

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名小盟爲儋石如今受鮪魚石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

盟不過二石耳一說一儋一斛之餘

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

徐廣曰踟躕一作躑也

拂信自負其
能已後十里
擁兵漢即
忘之無如之何
且忘信而功多
取之無名者
漢予楚不可
必一身支
雄其事難
與漢滅楚長
王千乘信以
為便此所以猶
豫也

信反必用鍾離
昧斬昧其不反
自明此漢高
取信不反
不免自解
蓋此信之失
也何批

如驚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
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
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

聽已詳狂為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漢王之困

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

王軍徐廣曰以齊為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

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

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

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

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廬鄉朔茶韋昭曰今中廬縣素與信善項

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鄉

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

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

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

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

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

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

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張晏曰狡猶猾高鳥盡良弓藏

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

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

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

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

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

宋本無下字

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

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

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

徐廣

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

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

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

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

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

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

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

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

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

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

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

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

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

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

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

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苑山東大擾異姓竝起英俊鳥集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

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

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

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

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陳豨事

豨出告

必相國與呂后文致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太史叙彭越直云呂后使人告之叙淮陰則詳于反跡贊其心爲真友也又留表其美布衣者實共封期思侯告拂信樂說封慎陽侯不圖封告彭越者亦不同也焯案陳豨以宿將成爲用昌可疑高祖使案之客如反耳未必素有逆謀且豨以信幸於趙相國將兵居邊在拂豨之傍有震主之威居大國之也何爲先自將而有反慮乎拂信受矜終之地豨與一陳豨出口言反此亦非人情信以淮陰侯居家雖赦諸奴舍而信之未易部勒也上自出漢中雖處未能令其備亦不可信也於去却未及此何

史記九十二終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二十三

韓王信者徐廣曰一云信都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孺子爲孽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

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

橫陽君成爲韓王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

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有申

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

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及其鋒東嚮文穎曰鋒銳欲

東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

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

更以爲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駟案漢書曰封爲穰侯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

更以爲列侯



陸云自此輩固論贊便如親見信者然無限嘆惜

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

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廼立韓信為韓王徐廣曰二

年十一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

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

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賴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

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

處廼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

李音曰被音被馬也

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

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

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

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

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

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

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

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

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

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也若丘陵也匈奴騎圍

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

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

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請令彊弩傅兩矢外

嚮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

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

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武也

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

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
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
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
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
文類曰大夫種范蠡也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償於

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

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

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也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

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頽

當為弓高侯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嬰為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頽當

曰諡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頽當

孽孫韓嫣漢書音義曰音鄢陵之鄢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

為案道侯子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會徐廣曰長君之子也拜為龍

雒侯續說後

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如淳曰親謂父也及

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

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

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

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

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

至其親幸莫及盧縮縮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

破項籍迺使盧縮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敖子七月還

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

欲王盧縮為群臣缺望如淳曰缺音決別之決望猶怨也瓚曰缺謂相缺而怨望也韋昭曰缺猶莫也及虜臧荼迺下

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廼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其道所以爲者燕王寤廼詐論他人臆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

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畔

連兵勿決漢

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廼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其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

其林云封
之爲東胡
王也以其姓
盧故曰東
胡盧王

盧縮孫他之以東胡王降

如淳曰為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

封為亞谷侯

徐廣曰亞一作惡

陳豨者宛胸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

匈奴上至平城還廼封豨為列侯

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率五百人前元年從宛胸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

破滅茶封豨為陽夏侯

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

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

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廼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

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

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

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

代王劫略趙代上聞廼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誣誤劫略者皆赦之

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

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

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

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謂上慢罵曰

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

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

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非羽檄之意也關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

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

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

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

上曰吾知之矣廼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

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

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

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

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

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強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事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史記九十三終

西川中鳳書
氏書

史記九十四

西川中鳳書
氏書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

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

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詳縛

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

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

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

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

楚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

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

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

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

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

趙因留不敢歸田榮廼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為

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

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

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

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蝮一名

割去其肉不則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

然則致死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

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

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

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廼徙齊王田市更王膠

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

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

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

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

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

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

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田榮怒追

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廼自立為齊王

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廼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

徐廣曰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王田假也齊

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

楚殺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廼釋齊而歸擊漢於彭

彭城在臨淄也漢書城陽

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

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

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

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

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

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

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

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

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

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

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

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

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徐廣曰二月也漢因

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

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山曰島高帝聞之以為田

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

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

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

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

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

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

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境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

子當洗沐止畱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

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

郡治營史

記言齊王

乃上陽城

之郡考文

紀言以齊

劇郡立朱

虛侯章為

城陽王而

淮陰侯傳

言與殺龍

且於泲水

上齊王廣

亡去信遂

追北至城

陽此也

按戰國策

紹勃對策

王曰昔王不

能守王之社

稷支而城

陽之中

早君以敵

七十餘

及千里

齊當是

國城陽

王天下

之能出

閣而迎

與后于

陽之山

王乃復

子臨百

則古齊

已名城

矣

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韓信田橫蒯通者

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漢書曰號為雋通善齊人安

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

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

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無不善畫句謂以橫兄弟之賢而不能存齊

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備秦沛在秦界還守豐擊泗水

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沛在秦界擊彭越張敖曰彭越

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

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

先登下戶闢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閭爵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

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滎南沛閉戶

於拉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

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擊秦軍出滎南沛閉戶

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

陸云挿入安期生安期生即併蒯通隱現紙上不妨表殺千古

六弟併肩而事其主... 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
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
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存未嘗敗壞也遂自刺令客奉
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死生有命也夫起日布衣兄弟
一人更王豈不賢乎... 之流涕而拜其一客為都尉發卒二千
以王者禮葬田橫... 客穿其冢... 孔皆自到... 從之高帝
聞之... 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 聞其許... 五百人在海中使使
... 至則... 田橫死... 是乃... 能得士也
史公曰... 矣... 田... 人... 備... 通者

史記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張晏曰
氏閻陶南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

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

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卮戰碭東張晏曰秦司馬卻

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頴曰卽官大夫也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

先登斬首二十二級賜爵列大夫文頴曰卽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從攻城陽徐廣曰年表二

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

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間爵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

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

於扛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

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

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

又有功則賜封列侯駟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

南攻秦軍於犇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

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瓚曰增封也攻武關至

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

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

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

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

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漢書音義曰音撞鍾立帳下

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

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

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

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

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

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請讓項

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

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

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駟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

攻雍釐音胎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

人首十一級虜二千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壞東卻敵遷為

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

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

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

陰灌北也

至榮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稀與曼丘臣軍徐廣曰曼一作寧字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孟子曰害義謂之殘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稀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二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

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卽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

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
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爲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
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
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
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
謚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
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
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畧人得數千沛
公畧地至陳留六月餘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
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
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
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

言其弟商使
從沛公也

縣別將攻旬關

漢書音義曰漢
中旬陽縣音詢

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

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

烏氏

音

周類軍柁邑蘇駟軍於泥陽

徐廣曰駟
一作駟

賜食邑武成六千戶以

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
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

既已死漢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

徐廣曰在

燕趙之界駟案漢
書音義曰地名

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郤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

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

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

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

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

帝擊黥布攻其前拒

徐廣曰一作和駟
謂拒方陳拒音矩

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

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

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類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

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

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

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

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諠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

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舒音侯欒布自平齊

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

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

繆侯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諡曰靖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

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廩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

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

傷嬰人有告高祖韋昭曰告白也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

告故不傷嬰鄧展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

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

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

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降賜嬰

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

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

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

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

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今

也駟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

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

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

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

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虔曰高祖欲

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墜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爲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漢王怒行

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

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作沂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

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

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

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

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

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

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

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

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

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

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

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

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

皇帝復爲太僕八歲卒謚爲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

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

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賴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爲沛公畧地至雍丘下章

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服虔曰疾攻之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

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所將卒斬樓煩將伍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射騎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煩胡國名張晏曰大夫楚官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

攻下羸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

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文穎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

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

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

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漢書音義曰住廣陵以禦敵項羽

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斬薛

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陀降留薛沛酈

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頹鄉徐廣曰苦縣有頹縣從擊項籍軍

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

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

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

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

下如淳曰雄長之長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

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號

曰穎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

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

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

破胡騎於砮石服虔曰砮音沙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

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一之特也降

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

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

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

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

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爲將軍。軍長安。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爲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爲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旣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強代侯。十三年。強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版也

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

有罪亾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

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

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

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

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

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

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

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

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

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

歲

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

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

黃陶菴曰張丞

相傳筆法甚奇

因蒼嘗為御史

而周昌趙克任

敖曹密以自營

為御史大夫擊

連得書自傳以

蒼起以蒼結一

傳中包數小傳

統看又仍是一

傳蒼傳後係

以申屠嘉輩

見漢相如嘉者

即不可多得也



然嘉非完人

以才能忘晁

錯欲生端誅

之至反所為

責故替其語

以無術學少

之而其題止

曰張丞相傳

震以云漢初文

臣御史大夫與

丞相並重張

張蒼申屠亥

並兩職故合

傳其餘為御

史大夫者五

人具有辨積

故列叙之為

丞相而無所

畏明者六人故

提記其名以為

一。備員者戒

焉。漢興為御

史大夫者五人

皆在張蒼之前

張蒼既相而申

屠嘉代之故

於蒼相淮南

預書十四歲遷

為御史大夫此

後五人。為御

史大夫可幸

連書以書此

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

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黔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

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

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

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徐廣曰主周苛為客張晏曰為帳

官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

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

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

怒亨周苛徐廣曰四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

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

封為高景侯徐廣曰九年封封三十九年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

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漢書音義曰以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

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

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

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

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

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

韋昭曰殿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

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

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輿縣名公其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

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

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

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

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

而多主之分判
丞相者名跡
顯著故不復
言。蓋以後為
丞相者六人別
無可表見故
贅其名氏而
以短。備員
之別有見者
不列皆義法
之不足不於
者。

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
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
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
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
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
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
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
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
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
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徐廣曰十年封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
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
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

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

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

徐廣曰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

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任敖者故沛

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

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三歲高祖立為漢王

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

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諡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嗣案漢書任敖孝

文元年薨徐誤也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

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

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

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

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贖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若百工天下作程

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音灼曰若預及之辭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

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漢書曰著書十

八篇言陰陽律曆事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

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

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

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

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

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贖曰中候官名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

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為文侯子康代候八年卒

子類徐廣曰二作類音贖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

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長八尺及

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

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材力開張駟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

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

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

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

張蒼免相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

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

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

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

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
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
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
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
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
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
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
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
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
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
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
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墼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墼音畏垣之慳嘉聞之欲因此以

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
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
外墼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
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為節侯
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更改封
靖安侯子侯更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
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諡夷劉舍本項氏親
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諡哀侯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昌之孫諡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周父夷吾
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平棘節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商陵侯趙周徐廣曰周父夷吾
爭而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媿媿徐廣曰媿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臚廉謹為丞相備員
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

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項曆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周昌木彊人

也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

與蕭曹陳平異矣辱呂后史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

丞相長陵人也名干卒而有韋丞相代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

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

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

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

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

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

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

武皆令諸吏帶劔帶劔前奏事或有不帶劔者當人奏事至乃借

劔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

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

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

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

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

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

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

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

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

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

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

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

姦賊免爲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
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
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相是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
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
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
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
死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
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
玄成者卽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
詩論語爲吏至衛尉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辭君免名廣德也爲御史
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死

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
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
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
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
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
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
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拜爲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
而遷爲光祿勳居殿中爲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
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
相死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
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徐廣曰微
一作然多至御史大夫卽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

相物故也

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

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

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

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

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屣不得者眾甚也

史記九十六

終

西川中鳳圖氏

史記九十七

西川中鳳圖氏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

徐廣曰今在圍縣

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

食業

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

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

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

其將皆握齧

應劭曰握齧急促之貌

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

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

也

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

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

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

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

冠洩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日第言之騎

黃陶菴曰陸賈服儒之服言儒之言而其全身遠害排難解紛功立而無可指名事成而不權首則似深於黃老之學者特外以儒術文之日賈素善辯陽侯謂為不法禍將及已故嫁之于建也

陸云實兩人關荀屬要要生動

及孝文誅辟陽客以建嘗為畫策捕治之建遂自頤而賈獨全此則學黃老道微巧也先輩多謂陸生有功儒術恐非至論乃勸辟陽侯交朱建者蓋知辟陽侯之善法

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一作烏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

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下諸田

議於美氣勃也

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
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
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
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
歸卽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
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
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
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
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
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
之名怨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
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刻而不能

授

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錫也瓚曰項羽各於爵賞刻借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

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

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
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
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
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
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
危亾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
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
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
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日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
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
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

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亦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魍結服虔曰魍音椎今兵士椎頭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

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音詎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畱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

雲川云賈與尉他傳入南越傳則仿國體且紀其五君九十餘年事而漢及此枝且廢矣再使南越

復也

尉他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
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
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亾秦任
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
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
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亾之徵
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
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
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
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
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

陸云寫郡
生極善書
寫陸生極
泗水皆出
邑得意之
筆

一作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

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

也韋昭曰恩汚辱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

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

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

揣我何念孟康曰揣量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

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

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務一作豫

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

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
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

其林云數
見不鮮意
必秦時人
語猶令人
所謂常來
之客不殺
難也實乃
引此為父
之子云不
敢久恩當
時之薄俗
可知矣

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

廷公卿間名聲籍甚漢書音義曰言狼藉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

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

陸生竟以壽終陸云在兩傳中間不可無此句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臯去後復事黥

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

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駟案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

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

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

原君母死陸云此者仍歸重陸生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

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

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迺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

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危母在故義不知君今其母死君誠厚

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襚列侯貴人

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

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

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

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

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

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

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

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

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

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

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

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

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

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

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

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畱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

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

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

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

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

沛公曰為我謝之言

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

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

沛公吾高陽酒徒也

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

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

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

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

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

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與天下之大

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

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

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問所

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畱陳畱者天下

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

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畱足下將陳畱之

衆據陳畱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

陸云讀此為太史公可刪明甚何又贅何云海不為補後是也

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乃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亾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

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陸云題不列平原蓋附錄也謹嚴如此

題字作標目三

史記九十七終

齊川屯鳳書

史記九十八

齊川屯鳳書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

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

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

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賜爵通德

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徐廣曰赦倉之下益食邑屬

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

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

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

相噲擊豨二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二歲為代

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諡為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

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斬欵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

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侯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

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官車騎之長首

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欵爵建武侯

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

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

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稅

菑南徐廣曰今曰考城破之身得說都尉一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

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二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

趙將賁上音肥下音釋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

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

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身斬

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

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

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郟下邳

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

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

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

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

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

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

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二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

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欵卒諡為肅侯子亭

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縹者服虔曰蒯音菅蒯之蒯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

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

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

縹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縹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縹為

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

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

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縹以壽終諡為貞侯子昌代侯有

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縹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縹子應為

鄆一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鄆侯諡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鄆縣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斬欽皆高爵徐廣曰一無高字從高祖起

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

蒯成侯周縹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

傷心者徐廣曰此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史記九十八終

史記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漢書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

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

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

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

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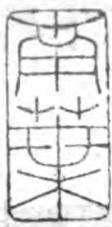
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

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

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

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

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



黃陶菴曰婁敬言都關中之利甚至而帝高以羣臣言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帝之從留侯如此當在秦宮中時樊噲諫帝急還霸上沛亦不聽噲而聽良

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人推之孟康曰輓音胡格切輓音晚

張晏曰言馬箠示約



夫繪與敬之言皆與良無異兩人又先發而帝必欲決之于良帝與良固終身以之者也明于擇人而簡于應事真帝王之略哉

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肱張晏曰肱喉嚨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

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亾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韋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擊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

矣廼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
亾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強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數苦北邊上
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
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
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
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
夷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
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
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
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
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
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

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

奴河南白羊樓煩王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

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
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
六國之族宗強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徒
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各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
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廼使劉
敬徒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

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

辭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

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
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卽反罪死無赦

贊曰將謂逆亂

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

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廼亾去之辭辭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辭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

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廼謂曰漢王方蒙矢

石爭天下

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殺人

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

張晏曰搃卷也

瓚曰拔取曰搃楚辭曰朝搴阨之木蘭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

嗣君

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駟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

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

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

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
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
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三人西及上左右爲
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切駟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爲
習隸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春秋傳曰置茅絕也

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

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

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

旗志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

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

句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爲臚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徐廣曰一作幟傳警引諸侯王

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

畢復置法酒又類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屈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

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

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

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

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

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

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

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

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

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駟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其可背哉陛下

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

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

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
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
羣臣莫能習徒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漢諸儀法
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

漢太后常居之

及間往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

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

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

應劭曰日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

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

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

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

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陸云結韻甚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秦人度三代之禮樂漢高祖上白天下先王之制崩壞廢缺有間矣爭功啟上安呼拔

劍擊柱何異劉盆子時此不可旦夕安也夫自古以來開國承家有百年之內全不

立古儀制者哉且叔孫未嘗興禮不直一時權宜定儀法使君臣上下暇有節

度如此至于百年庶幾可興三代之禮亦可耳

禮書痛漢用秦儀三代之制由此是沉湮而成之者實通於時王之用也

斥言不非故于後論陸約其辭以爲褒是乃諷而希世之汚則似魯兩生以裝之

篇首載秦二世善牙對以爲面使之徵也。未載原廟之立果獻之興者。天
憑臆多猜。以又不可定。游儀法皆此類也。歸震川

史記九十九終

西川史鳳章氏

史記一百

西川史鳳章氏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惜死。樂布輕生。二者並行。不悖也。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

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傳也。

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窘困也。

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

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

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

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爲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爲柳。瓚曰。茂

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

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曾朱家所賣之。朱家心

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

迺乘輅車。

徐廣曰。馬車也。

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

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

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

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軍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

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韋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上默慙良久

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

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事貴人趙同等

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

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竇

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

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

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

司馬溫公史記曰曹丘與長君善而布與書使絕之是以曹丘為小人也及曹丘見以毀譽動已而已善之是養小人也

利也夫以毀譽
動人及養小
人以自利皆
人之道也果如
是則布惡漢
為賢大夫

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
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
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
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亾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
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
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
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
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
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
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
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

為酒人保

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

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

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
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
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
而臧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
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
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布
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
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
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
氏不亾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徐廣曰少一作峭一徵兵
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

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徐廣曰屢一作屢一日覆駟案

孟康曰屢屢蹈之也黃曰屢數也舉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

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

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概子音義同

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與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

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史記一百一

西川屯鳳
氏書圖宋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

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

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

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

主在與在如淳曰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舉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方呂后時諸呂用事

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

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

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

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

黃陶菴曰
誼之絀也絀
灌是錯之死
也以富貴嬰
嬰衣盎固
不能殺也錯
貴戚大臣之
足以操人寵
辱生殺之權
如此

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

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

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

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

之蜀轆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

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

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

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

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

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

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

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

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贊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

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

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

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

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

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愜慨宦者

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嘗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

節夾乘說盎曰徐廣曰說作謀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

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其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

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刃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

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

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曰自

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

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

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

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

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

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

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

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疑乎張百曰於是上

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

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

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

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說王曰

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

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

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間丞相曰

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

袁盎即詭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

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

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

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

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

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

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授禍不久矣丞相乃

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

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

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

亭林云此今日調官字亦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謂也如淳謂為還未盡。張釋之傳十年不得調。

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授吳王財物抵罪
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夫袁盎

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
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為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

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

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

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

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

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

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

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

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盎婢也盎

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亾歸袁

盎驅自追之遂以待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

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淳醪會天寒士卒飢渴

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

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

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

亦且亾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亾者之道從

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

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

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

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

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盪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

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

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璣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

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不以存亾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

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

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

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盜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

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

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梧

生所問占徐廣曰梧一作服駟案文穎曰梧音陪秦賢士善術者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

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與雒陽宋

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錯為人峭直刻深

韋昭曰術岸高曰峭瓚曰峭峻

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

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

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

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

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

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

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

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

太上廟墻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墻垣丞相嘉聞

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間具為上言之丞相

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墻中

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

陸云蓋傳

震川云蓋忌克
錯刻深而鄧公
持議平故得善
終因以為章法
其子修黃老
家言六與錯學

申商相映

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
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三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其枝郡奏上上令
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卻錯所更
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
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徐廣曰一作謹多怨公者
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
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
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
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聞鼂錯死吳
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
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

漢書言錯
欲今上自
將而身居
守此不載
何本

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
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
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
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
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
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文
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才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
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
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亾軀語曰變
古亂常不死則亾豈錯等謂邪

七國之反人情皇未知成敗閔中已搖矣而胡適無骨鯁之臣可以託腹心者朝錯不信列侯

恐任將兵。或與吳楚連和。即不戰。戰有利鈍。則有章即降楚。事故欲天子自將。又關中不可空虛。故欲自居守。此其計出于不得已也。錯不自將者。恐身出而詭言至。一有撓沮。更易則敗矣。蘇子瞻論。未得不情也。然觀錯舉措。亦自不能辦矣。如言削吳。既乃意徐僮。傍与之。此何說哉。直欲媚吳。異其自止耳。景帝當時同心之臣。任事者祇一朝錯。一得袁盎之言。不謀而誅之。臨大難者可以如此耶。當君臣刻為為事。天下叛。宜亡國者。也不宜幸耳。何批

史記一百一終

蘇山屯鳳臺
氏園南甫

史記一百二

蘇山屯鳳臺
氏園南甫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蘇林曰。顧錢若出穀也。如

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

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

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

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

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

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

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

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

黃陶菴曰。文帝與馮唐論頗牧之事。唐謂帝難得頗牧。弗能用。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復出。召唐使畢。其說唐不遇一白首老生耳。乃於眾中面折人主人。主虛顏受之。如朋友之間。相與

洪亮齋云。漢百官公卿表。文帝即位三年。即為廷尉。三年。景帝乃出。而張歐為廷尉。則是釋之末。世十年。不謂亦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詰難反覆者且唐之意在發明魏尚無罪使在後世必疑其為尚私人不惟言不見用身且得罪矣今文帝乃即日尚推此類也左右近習豈能蔽之哉蓋漢初懲二世深君之蔽故天子與小臣親近如此是

時表盜張釋之輩皆得出入禁中而益至引却幸姬之坐則漢後不復有此事矣非無益也無文帝之親近小臣也嗚呼君臣隔絕則君益尊臣益卑雖開之使言而不敢盡其說天下之不治皆坐此哉

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膏夫謀謀音灼曰音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膏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膏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宮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輅傳者皆下不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岸邊曰廁也蘇林曰廁

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也 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漢書晁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絮漆其間徐廣曰斲一作錯駟案漢書音義曰斲絮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却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南山使其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曰中渭橋兩岸之中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比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 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

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
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
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
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
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
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
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
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
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
徐廣曰一作間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
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
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

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鞶解顧謂張
廷尉為我結鞶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
張廷尉使跪結鞶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
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鞶故以重之諸公聞之
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
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
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

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

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

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
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

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

父在趙時為官卒將

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帥將也

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

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

如淳曰良善也

而搏

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

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

公奈何眾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

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

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

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樞曰闔

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

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

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

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

百金之士十萬

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

是以前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

徐廣曰澹一作澹

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

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頗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

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

漢書曰尚槐里人也

其軍市租盡以饗士

卒私養錢

服虔曰私廩假錢

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

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

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

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

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

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罰

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

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

班固稱楊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

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

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羈國車士

服虔曰車軍之士

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史記一百二終

史記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西川史鳳蘭氏閣印

黃陶菴曰萬石君門德可觀而建慶輩立朝獨無矯之風節使當患難固發蒙振落之類耳魏之王祥吳之孟宗皆稱純孝而于國事獨無匡救百萬石君類也衛館婦女之簡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

桀直不疑道
家之小數周
文倭倭之
氣態雖高
下微分君子
不取獨張
歐以忠厚
濟景帝之
綜核其庶
幾乎

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殯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訢慎曰古欣字韋昭曰聲和貌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五日一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徐廣曰踰築垣短板也音注廁踰謂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廁洗滌也一讀踰為實實音豆言建又自洗滌廁實廁實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械窬囊器也音威豆駟案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

如曹謂之窬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為侯窬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

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庭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

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

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

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上譴死矣甚惶

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猶然

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

實對也
較其內行
何卒

元狩元年上半年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

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

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

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

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

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

九卿減宣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

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

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

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駕無

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

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

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

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

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

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

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機轄之類事文

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

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以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

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

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

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

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劔縮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
上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質換之也縮曰具在上

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
功常讓也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吳楚

反詔縮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
前六年中封縮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卿太子舅也

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上以為縮長者不忍乃賜縮告歸而使到都治捕栗氏
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縮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

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
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

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
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縮卒子信代坐耐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
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

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
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

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
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

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縮俱以
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

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耐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

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
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裳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

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裳衣敝補衣溺袴

得比宦者出入後宮仁有子孫也未得此期為不繫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内

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

間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

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

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音於友反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

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

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

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

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

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

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字多作訕音同耳古字假借而敏於行其

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

而周文處譎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呂成公曰景帝
誅是錯時丞相
青翟中尉嘉廷
尉歐劾奏錯之
大逆無道錯為
要斬父母妻子
同產無少長皆
棄市廷尉歐
即張歐也安得
為不案人哉則
歐固謹于細略
于大也

史記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劔學黃老術於樂

巨公所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

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

陳豨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

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

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

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

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

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

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舉三族唯孟舒田叔等

黃陶菴曰梁

孝王使人殺

吳相袁盎景

帝召田叔按

梁云田叔

于此可謂善

處人骨肉之

間矣然國

之所恃以立

-5 10 35 115" data-label="Text">

者法也梁王

西川中興書

亡法則國
削夫梁在
議親議貴
之例可以無
誅而王之幸
臣公孫詭羊
勝之徒寔
導王為邪不
可以不殺殺
勝詭以塞天
下之口怒而
貫梁王以安
太后之心法
意也田叔盡
燒獄詞一切
不問雖號知
大體者而於
處事未為盡
善夫韓安
國之說孝王
出勝詭也微
安國則景帝
母子兄弟之
間不全

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
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
廷臣母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
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
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
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
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
不能堅守母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
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
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
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
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

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
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
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表益景帝召田
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
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母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
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
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錢物
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
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
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母與償之於是
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
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

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

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

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為丞相也

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子下吏

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

曰陘城縣名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

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

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畱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

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安以為

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畱代人為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後為亭長邑

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

眾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畧明日復合會會者數

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

除為三老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

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

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

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

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

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

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

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徐廣曰：移猶施。

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

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

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

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

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

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

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

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

子弟也。」

杜杜周也。

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

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

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

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

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

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

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

徐廣曰：暴勝之。爲御史大夫。

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

何云：誰也。生可証美。教可。

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
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
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
徐廣曰佯或作詳也不傳事何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
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
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眾
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
積為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
哉後進者慎戒之叙事甚佳贊不稱何云

史記一百四

蘇川中鳳蘭
氏圖國南中

史記一百五

蘇川中鳳蘭
氏圖國南中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

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間

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

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竒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
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
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
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
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
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
晉昭公時諸大夫強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
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
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

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

鈞

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歛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案杙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輪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擗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瓜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郅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

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竟精泄橫流涕長潛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忽忽承眦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一作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

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玄曰號自晉獻公

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美是時焉得百號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

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

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

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傳玄曰是時齊无桓侯駟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使聖人

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

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

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

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

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

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

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

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

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

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

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

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

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

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

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

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

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

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意家居詔召問所為

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

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為為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

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

厚林云病道少言醫之所患用其道者少即下文六者是也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

徐廣曰意年二

十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

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

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

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

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

音駢咳音該

術揆度陰陽外

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

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

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

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

弟昌曰此病疽也

七如反

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

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

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

徐廣曰一作電

而靜

徐廣曰一作清

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

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

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責者病得之酒

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

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

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

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

及

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

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

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

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滿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

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

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

徐廣曰一作電又作猛

躁而經也此絡

顧亭林云案徐廣注

高后八年

意年二十

六當作年

意年二十

也脫十字

考文奉紀十

三年除肉刑

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重陽者過心主徐廣曰過音唐過者過也謂病過心者猶刺其心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

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為蹙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

令人不得前後洩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

飲得前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病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

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

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湧赤也齊中

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

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

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欲渡也馬驚

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聞而身

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

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

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

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

作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爰治一時

即轉為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脾難於大小

洩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洩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

之流汗出滂滂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

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

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

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附病臣意診其脈曰沛消痺也加

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

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
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
鼓形弊徐廣曰一作散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
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竝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
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
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
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
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
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
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齊中
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太僕
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

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

其卒然合徐廣曰二云來然合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

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

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一作筋也陽虛侯相趙章病

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風音洞言洞微入四支迴風者飲

食下噤音益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

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噤

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

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

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爲藥酒盡

三日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

氣也心脈濁徐廣曰一作電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

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

入中出及澆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眾醫皆以為

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

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

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

難是蹙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

言蹙陰之絡結小腹也蹙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

其足蹙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

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自言

足熱而蹙臣意告曰熱蹙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

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

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

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技能為所是案法新

徐廣曰所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

一作取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

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劔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什於

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

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齩齒臣意灸其左陽明脈即為苦

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蓄

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葭藹藥一撮以酒

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

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闈

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

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高塞不通不能食

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卽徃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卽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卽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炙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卽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二所

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徃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卽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瘡痛徃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卽弄之建亦欲

曰倩者女婿也駟案方言曰東齊之間婿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

見建家京下方石

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

卽弄之建亦欲

効之効之不能起卽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徃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卽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卽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

脈也膏而不屬膏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

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眾醫皆以為

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曉瘕徐廣曰曉音饒瘕為病腹大上膚

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曉可數升病已三十

日如故病曉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

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拳是

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

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嗝輒後之徐廣曰如廁病得之飽食

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

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

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閹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

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

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

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

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

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

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

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

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

曰病者安穀則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肝故過期

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養喜陽處者逆死其

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

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

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

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
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
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
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
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
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
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
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喻反忿發為疽
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
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
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諡孝王眾醫皆以為癘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
右脇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

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
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
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脊
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
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徐廣曰一作及
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
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蹠踟徐廣曰一作踟要癢寒
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
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
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眾多久頗忘之
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

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

與文十五年卒

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

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

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

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

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一作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質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

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臣意卽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聞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徐廣曰胥猶言須也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

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卽爲書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翽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索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

全也。陸云叙問答對饒有古趣必倉公原有是錄而太史公筆削之也。斷非褚生可及。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史記一百五

終

馬川忠國印

